

現代文學叢刊

現代文學評論

錢歌川編

中華書局印行

現代文學叢刊

現代文學評論

錢歌川編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五六七號

現代文學評論 (全一冊)
學叢刊



定價銀六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錢歌川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寫在本書之前

未來是空虛的，過去是充實的。

未來實不可捉摸，過去却夠人懷念。

在我們的懷念的過去中，如果有一點什麼鴻爪可尋，那一定是我們生命寄托之所在。

這也可以說就是我們過去的生命，過去的心血。

我們有了這些東西，過去便賴以不死。

它依舊和我們現在一樣，有它的生命存在人間。

生命是動着的，無論它如何渺小。

去罷，你這渺小的生命！人海浮沉，推波送浪，一任你去活動好了。

現代文學評論

目次

寫在本書之前	一
純粹的宣傳與不純的藝術	一五
近代文學的特徵	三五
文學科學論	五五
美國戲劇的演進	七五
最近的愛爾蘭文壇	八七
九一八與日本文學	一〇三
英國文壇四畫像	一二三
劉易士在美國文壇的地位	一四五

奧尼爾的生涯及其藝術	一五
辛克萊和他的作品	一八三
俄國貴族階級最後的作家布寧	一九七
後記	二〇三

純粹的宣傳與不純的藝術

一

藝術是什麼？這個問題從古以來不知有多少人解答過，但至今還沒有一個答案，可以使各時代各方面的人都滿足的。因為各人的立場不同，對於藝術的看法自然不能一致。自從普羅藝術擡頭以後，藝術便有了新的評價，前此的定義，完全被推翻了。在這種新的評價之下，美國的辛克萊竟大膽地說，一切的藝術都是宣傳。這話自然是對的。我們並不反對宣傳，但我們却不可不注意它所宣傳的是什麼。有的為個人而宣傳，有的為主義而宣傳。善於宣傳的人，便能不露痕跡，使觀眾或讀者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到作者的宣傳。

俄國的作品，起初一般人都以為是純粹的宣傳，無一讀之價值；及到發見它們原是很好的藝術品時，又不禁為之驚倒。其實藝術既不患於宣傳，宣傳亦無傷於藝術。二者不僅不相矛盾，而且可以和衷共濟。譬如說特來查和夫 (Tret'yakhoff) 的怒吼罷中國 (Roar China) 那部作品，雖說是共產主義的宣傳，同時却是一篇極好的劇本。所以有許多人明知它是在做着宣傳，却仍然要去看它。我們之被那些標語所感動，果真是因為我們的不健全或失了常態所使然嗎？

舊俄羅斯的文人之看不起新俄羅斯的作家，毋寧是當然的事。他們罵那些新作家寫的東西，沒有一點藝術氣，只是宣傳品罷了。殊不知他們自身也在做着宣傳的勾當。現在且就那些亡命客 (émigrés) 所發表的幾部小說來加以檢討罷。

施麥洛夫 (Ivan Shmelov) 在其不盡之杯 (Inexhaustible Cup) 之序文

裏，曾這樣說：『這首詩——我想把這部書喚作一首詩——是我在一九一八年之夏，我生涯的受難期間所寫的，在那年我離開了莫斯科，那已經不是我從前的莫斯科，而是一個已被那惡的勢力所囚囿的莫斯科呀！』作者輕描淡寫地用「那惡的勢力」一語，便把整個的蘇俄政體罵倒了。

至於納西永 (Ivan Nashivin) 的狗 (The Dogs) 便更說得顯明了。這篇故事敘述着俄國從舊制度移到新制度期中的一個普通的狗的傳說。關於狗的故事，那算是描寫得沒有話說，但其中所附帶說到的人的故事，却不免過於形容。他說那與列寧握手的工兵協會的指導者，原是出身於掠奪死人的東西的兇惡之徒。作者不僅罵倒了新俄的工兵委員長，更乘此機會進而將新俄政府的創造者列寧寫成一個「用新鮮而煽動的言辭，將民衆驅向狂亂的暴動」上去的人物了。

在白系俄國人所作的小說中，據說是完全不帶宣傳性的，此外還有

一部奧梭錦 (Michale Ossorgin) 的寂靜的街 (Quiet Street) 大雜誌都不約而同地稱贊這部小說，寫得極其公平，實在是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一部信史。但當我們以最公平的眼光來讀的時候，也許不免要懷疑作者的誠意。作者在那本書上說，現在勝利落到那些既不慣於思索，又不慣於考量，更不慣於評價的，沒有什麼可以失掉的人們的手中來了。這句話自然是針對着「全世界的勞動者喲，團結起來。你們除了你們的鎖練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掉的。」那句名言而發的。再看他寫到莫斯科地下室的老鼠，說是在生殖和生存權的名義之下，每夜侵入，搖動羅家 (Sipstov Vrazhak) 的基礎，便更顯明地在詆譭着新興的階級。這就好像是在說你們那些要求着生存的權利，搖動舊俄羅斯的基礎的普羅老鼠喲，你們除了破壞之外，又有什麼能力呢？若說這種諷刺還不可靠的話，那末，「十月的彈丸並未注意它們的去向而到處亂飛。」他沒有權力，却非奪得權

利不可，所以他便進行去奪取它。」便夠明白地罵出來了。

最近中國已經有了譯本的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羅馬的假日 (Roman Holiday) 與查渺丁 (Eugene Zamiatin) 的我們 (We) 兩部小說，在描寫上完全成爲一個對照，而世間對它們的批評，却大相逕庭。辛克萊罵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查渺丁罵的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在構想上實在巧妙，在對比上也就很適切了。查氏的著作說是不那麼高調於宣傳的目的，很得到了世人的贊許，而辛氏的小說也由於同樣的理由而很受了一般的非難。但在查氏的小說上宣傳的形跡却夠顯明了。他描寫着一個人完全屬於國家的機械化了的社會：市民都是穿着同樣的衣服，互相認識都不知姓名，只知番號，住的是玻璃房子，以便時常得受警衛隊 (The OGPU) 的監視，他們家裏的幃帳只有在一個時候，可以被許可放下來，那便是「組男女市民得到了「桃色照會」 (Pink Ticket) 蘇俄結婚許可

證——譯者）而被指定的同棲之日。又借一個人物的口說「我們的革命便是最後的革命，這以後再不會發生其他什麼革命了吧。」這無非是在愚弄着馬克思主義的教義，說普羅革命以後，早已再沒有更下層階級存在了。明知這種下層階級，因為做着苦工和營業不良的結果，弄得皮黃骨瘦，面無人色，而偏要描寫爲「他們的面頰現着健康之色，他們明鏡一般的前額，却沒有受着思想的瘋狂而模糊。」這話雖然說得巧妙，但仍不免於宣傳。

二

對於赤系俄國小說的批評，大半又是些什麼呢？試看魯迅已經譯成了漢文的法捷耶夫（A. Fadeyev）的毀滅（The Nineteen）吧。那實在是一部描寫有力而富於獨創的小說。而倫敦的 The Nation and Athenaeum

週刊雜誌却評爲「極其粗雜，在技術方面，實遠不及今日英國之小說。」倫敦時報文藝附錄則極力推賞，說「法捷耶夫看來似乎是一個蘇維埃的同情者，但他的小說裏面却沒有一點偏見或諷刺的痕跡。」紐約時報社出的 Book Review 上，便說「法捷耶夫是一個有能力的作家。」The Nation and Athenæum 雖非難了法捷耶夫的毀滅，然對於彭非洛夫 (P. Panferoff) 的布龍斯基 (Bruski) 却譽爲「一個藝術作品。」但同時也有人加以非難，說：作爲巧妙的宣傳，這部小說在蘇俄是很成功的，若從文學的見地來看，則很有批評的餘地。不問赤白，對於一切英譯的俄國小說，都有批評的納查洛夫 (A. Nazaroff)，也說布龍斯基的文學價值毋寧是很低的。他對於其他兩部蘇俄的小說：馬利安霍夫 (Marienhof) 的冷嘲家 (Cynics) 及古米萊夫斯基 (Goomilevsky) 的狗銜 (Dog Lane)，便說是充滿着性的污穢的作品。一般批評家對於布爾雪維夫的宣傳故作烟幕，

任意亂說，而不能把眼睛朝着藝術作品上面去看。不問是真實是空談，說到共產主義的宣傳，他們便不免要神經過敏，而對於反共產主義的宣傳，則無論怎樣真實，都無感覺。所以雖有少數的批評家，能說公平話，但多數是不免懷着偏見的。他們把蘇俄小說中的自己批判的現實主義看做告白，把那不可避免的理想主義的主題看做宣傳，反之，對於那些白俄小說中的宣傳，却把它看做忠實的描寫了。

三

從理論上說，一個小說家即不帶一點成見，也可以存在；但是沒有一點成見的人，果否能寫小說，這却是一個問題。像伍伯利教授（Professor George E. Woodberry）那樣保守的人，尙且在文學的鑑賞（The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一書中說：『小說是爲普及一切知識和傳播思想的』

一種有力的手段……小說——對於想像的宣傳最自由的著作形式的小說，應爲近代優先的文學形式，固屬當然。『哥爾德 (Michael Gold)』也主張小說是表現社會諸階級觀點的東西，自然也不能算是什麼異端邪說。爲避免在此重行討論許多文人已經不知多少次耕掘過的田地，——即贊成與反對那「爲藝術的藝術」論起見，我們且簡單地敘述幾條有關係的提案罷。那些提案至少有闡明一種觀點的價值，或進而可以附帶地爲那些想更詳細地將宣傳一辭檢討一下的人們之推理的思考，作一綱領亦未可知。

(一) 宣傳在直接地使用的時候，便是一種教授的技術；即作爲講義表解等之用，那與小說無關，在小說的項目之下想到宣傳便是錯了。

(二) 認爲純粹藝術之小說，在一定的時候，也許是有宣傳價值的，(即影響於思想的性質)也許是沒有。

(三) 不問小說有無宣傳價值，對於它的藝術價值是沒有關係的，雖然宣傳價值在社會方面是很重要。

(四) 小說上的宣傳在作者方面，有的是有意識的，有的是無意識的。即是一個宣傳家也可以產生非常好的藝術來。

(五) 某一部小說作品的宣傳價值，是隨着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事實上也非變化不可。被給與的若干思想，若同時都承受下來，那末，那部小說的宣傳價值（即倡導那些思想的效果）便等於零。縱令認為人生之一解釋的那部小說，還是和從前一樣地有意義。（言語上的變化也非想到不可。）

(六) 描寫社會問題的小說，其宣傳價值及宣傳效果，在一定的時候，常常是與當時支配的社會階級的利益一致的。與其下層被搾取階級的利益一致的時候也有，不過不常有罷了。

(七) 在文藝批評上，由社會學的，或歷史的，或技術的，或其他的觀點來批判是十分正當的，只要不將這些觀點混同，或將其結論弄錯，或使其中無論那個觀點的正當性，爲其自身的目的所否定。

(八) 小說的藝術作品不可不考察其真價，——即其構成和熱情以及真實，——宣傳價值之有無，在藝術上並無關係。若是其構成和熱情以及真實，爲要將宣傳拿掉而成爲歪曲的話，那末那部小說便不是因爲宣傳而是因爲歪曲而不完全了。

四

與白系俄羅斯的小說比起來，赤系俄羅斯的小說的藝術價值，到底如何？現代批評已經逼着要來討論這個問題了。

若單只是因爲共產主義似乎要打破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取而代